

佳节里的乡愁

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其名作《乡愁四韵》中，将乡愁化为四个意象：酒一样的长江水、血一样的海棠红、家信一样的雪花白、母亲一样的腊梅香。思乡使人心醉，使人烧痛，令人等待，又让人无比怀念。春节期间，本报记者在大城市、小县城与农村中各选取一横截面，带着对家乡的无限眷恋，为您讲述——

时代洪流中，何处话乡愁？

申孟哲

正月初六，临近春运返程，多地飘起了大雪。就连新闻联播，也用“再看一眼雪中的家乡吧”作结。回家前，不算丰满的荷包“近乡情怯”；离家前，漫天大雪又渲染了无数离愁别绪。

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同学这样给我描述他的春节：“下了班一个人回家，买了材料包了饺子，跟父母视频聊天，让他们看我包的饺子，没多久，三个人脸上都是泪水……”

这是传统。每到佳节，游子就更添一分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愁绪。在异乡的孤独、无助、甘苦自知，都在节日里被无限放大。唐时，冬至夜里，孤身客居邯郸驿的白居易想象着家里的场景：“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”；除夕夜里，一向“豪放”的高适也展现出细腻的一面：“故乡今夜思千里，愁鬓明朝又一年”。

在中国古代，交通不便、人均寿命不长，由于宦游、出征、远戍、徭役而出发的一次长途跋涉，都有可能是和家乡、亲人的永诀。因此，抒发“思乡”的乡愁，就成为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脉。

时至今日，“一日千里”早已不是什么难事，但交通的便利、通讯的快捷，分毫没有减轻乡愁的重量。只要看一眼春运时“奋不顾身”的人们，你就能明白，千百年来，对家乡的情感，一直是维系这个民族的那根最柔软、最坚韧的丝。

笔者的家乡在河北涉县。十几年前，这座山间小城曾经只有两条主街，被戏称“一个交

警指挥全城”。落后的经济，让人们的生活极为拮据。今年过年，我路过那个破旧的交通岗时，几乎被汹涌的人潮裹挟；路旁的小广场上，孩子们在蹦床上欢声笑语；年轻人端着玩具枪，瞄准面前的靶盘；中年人在彩票摊上试着手气，笑着刮开又丢弃；广场的中心，竟然架了一座巨大的凤凰飞椅——随着中央“大伞”的转动，吊椅不断地升高和旋转，空中不断传来乘客的惊叫。队伍排了很长。像这样的场景，县城里到处都是。

我许久没有回乡，想去以前的学校和房子附近看看，怀怀旧。沿着记忆的道路走下去，两旁开始出现很多新的建筑，高大漂亮。走到原来住过的家属楼的位置，才发现是一片荒地，野草早已将其占领。

回到邯郸，这里也一样有许多再也走不通的道路，再也找不到的房屋。“一年一小变，三年一大变”的口号，大拆大建的工程，让外出的游子每一次回家都恍若隔世。

这是过去几十年间，中国这片广袤土地上并不鲜见的场景。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、被拆去夷平的老建筑、消失的树木与河流……同时，再也见不到街头手艺、曾经舌尖的记忆、被电子玩具替代的儿时玩具、甚至是越来越少被使用的乡音，都见证着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下“家乡”面貌的变迁。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如果说古代的乡愁是“物是人非”的落差感，那么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则染上了“物非人非”或者“物非人亦非”的些许荒诞——承载记忆的物质载体消失了，记忆将何处安放？这是太“现代”的乡愁体验，是个人的感怀，也是时代的疤痕。

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，“乡愁”这个古老又诗意的概念，少见地出现在中央文件中。“让居民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，说的是城镇面貌，是环境保护，更是文化传承与情感维系。虽然现代化、城镇化大潮不可逆转地会带走许多事物，但尽力让乡愁在这洪流中有一片“安身之地”，固住“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”的多情乡心，本身也极重要、极有意义。

北京胡同记忆——

莫让大城市乡愁难觅

本报记者 严冰



北京胡同

远音的美妙
才体味得出
远离过故土的人

本报记者 尹晓宇

过年，承载着现代生活里的文化乡愁，乡愁升起，就像忧伤而欢乐的音乐响起，甜蜜而苦涩！
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思亲总是伴着童年的记忆、年的味道、浓浓的乡愁。能够撩拨起春节里的乡愁的都有哪些代表性的标识呢？在首都国际机场国际出口，有一座观象仪，每日每夜目送着华夏儿女从这里漂洋过海，走向世界。现在，出外留学人员日趋老龄化，曾经的娇宝宝，如今十五六岁的翩翩少年，两三件简单的行囊，伴着他们，行走在太平洋彼岸，放飞着青春梦想。当思念亲人、思念家乡的时候，漫漫长夜，梦中魂牵梦萦的是乡村的小桥流水还是城市的胡同里弄？是白墙灰瓦的江南古镇还是糖葫芦、老字号这些承载着儿时记忆的零食小吃、商家店铺？

说到观象仪，我的家就曾经居住在元代郭守敬建造的古观象台下。北京东城区东裱糊胡同第一次在公开出版物上进入我的视线，是拜读著名作家李辉在去年7月出版的《绝响——八十年亲历记》。书中记录了1983年8月16日他第一次走进诗人艾青家的经历：“他的家则在东裱糊胡同里一个往南拐进去的小胡同——丰收胡同……裱糊胡同不宽，但很长，在北京胡同里它虽不著名，但仍有夸耀之处……东裱糊胡同东端，耸立着著名的古观象台。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，曾在此居住，观察天象，研究历法。”

寥寥数语，就把我带回儿时的岁月。其实，在李辉走进艾青家不久，东裱糊胡同连同北京站东北方向的一大片胡同就被拆除了，耸立起来的是中国海关、恒基中心这些与乡愁无关的现代建筑，如今想带着儿子追寻儿时的故居足迹，也无处可寻了。

我居住的东裱糊胡同22号，院子里有一棵臭椿树和一棵枣树，从宽大的窗口望出去，像是一幅水墨山水画。这里住过飞行员、儿童文学作家。过年的时候，我家的年俗是混搭的：姥姥姥爷来

自山东，不吃饺子不叫过年，于是拌馅儿、和面、擀皮儿、包饺子、下锅，是过年时一个都不能少的系统工程；爸爸来自浙江，用糯米、红果条、红枣、桂圆、豆沙、果仁做成的八宝饭也是餐桌上的必需。这种混搭的年俗伴了我40多年。今年外甥春节前出发到海外留学，农历腊月二十三，过小年，妈妈提前包了饺子，爸爸提前蒸了八宝饭，不知那香香的饺子、甜甜的八宝饭能否让他记住年的味道、亲人的祝福？

在北京站东北方向这一片消逝的胡同里，古观象台与我的生活关系并不大，虽然我可以说长在观象台下，而且这座建筑作为一种标志会长久留存下去。因为这里当时不对外开放，我从来没有上去过，倒是古观象台下的小酒铺给我的印象深刻。炎热的夏天，我们经常提着军用水壶到这里打啤酒。还有这里的格局颇像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里游击队员教育改造汉奸的那个酒铺，因为胜利在望而充满自豪的经典台词仿佛曾在这里回荡：“今天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……”手拿匣子枪、头缠白毛巾的威武的游击队员和瑟瑟缩缩的汉奸形象随之跃然眼前。

那片胡同现在所剩无几，不过仍有留存。如今从东长安街自西向东行驶，接近建国门桥时，还会看到一个路牌“大羊毛胡同”——那是我们儿时买菜的地方。每次看到它，都会感到，多么熟悉！那么亲切！当年赶着高头大马的菜农挥舞着马鞭，吆喝着牲口，多么威风！那么有范儿！

“还没有好好感受年轻，怎么就老了？”这普世的悲愁让我们倍加怀念乡愁，因为那里面有童年的欢笑、少年的朦胧、青年的梦想，还有，节的味道、家的氛围、亲人的疼爱呵护……

你爱你的童年，是因为你的童年很幸福，至少其中有幸福的种子，这幸福的童年，像那时你吃的蛋糕和苹果一样，想起来是甜的。这就是乡愁的味道吧？

在我对故乡的记忆中，出门就能看见的那座山殊为重要。

山并不大，海拔也就二三百米，但在我的家乡一马平川的田野上却颇为引人注目。我的家乡在山东省安丘市，周围方圆几十里都没几座山，但离家才几百米就有这么个小山，所以很是珍惜。对于儿时的我来说，山那边就是远方。

后来我上学、工作，离家越来越远，但回家时总愿意抽出时间到山上走一走。那座山上几乎刻下了整座镇的历史。东汉时一位孝子的墓在山下，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撰文考证：抗日战争期间修建的碉堡和战壕仍在，虽然已经破败了，但跳进去似乎也能感受到那枪炮轰鸣的年代；山上种的桃树开花了又谢，从记事时起，在这里种桃的远房伯伯就爱夏天送桃给我吃……

伴随我长大的并不止这座山，只是很多都消失了。小时候，跟着年纪大点的孩子，去西山捉蚂蚱、采花，在暖洋洋的草堆上一待就是一个下午，那是最无忧无虑的日子。可惜家乡大搞建设时，那座山竟被轰鸣的挖掘机和卡车在数月之内夷为平地。

还有我家东边那片柳树林子，地下常年积水，柳荫遮蔽下几乎看不到天空。也因这片林子的幽暗，村里人经常喊小孩说是从这里将他们捡回家的，于是这里成了大多数孩子的“出生地”。可想而知，我们对这片林子是多么迷恋。在几年前的一个夏天，这里被推平了，换来了一片不大的耕地。

这次春节回乡，离家还有几公里时，发现一个

曾经的村子消失了。同行的告诉我，这个村整体搬迁了，一年之后就住进新盖的楼房。我眼前空荡荡的田野，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座曾经热闹的村子的样子。

去年底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，让居民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，还要求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。我把这些讲给老家的人听，他们比我感触更深。我只是一个在外的游子，每逢佳节如同风筝一般回到原点，故乡的山川河流于我而言更多的是记忆、是感情，于他们而言则是每日都需要面对的生活。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，这道理老家人想得很清楚。

按照规划，我们村子一度也在搬迁之列，让我很是紧张了一阵。好在，这次春节回去，父亲告诉我，自十八大以后，此事就无人再提了，周围几个村子也不会搬了。我所熟悉的故乡，在可预见的几年内，大致还是会现在这个样子。只是不可避免地，道路两侧拔地而起了一排排楼房，狭窄的乡间道路上轿车飞驰而过，在镇上甚至出现了堵车。

我自然为故乡的发展而欣喜，人们高兴地跟穷日子告别，拥抱着当下的富足生活。去年是一个丰收年，许多人家的收入竟超过了10万元，种植经济作物让乡亲们尝到了甜头，记忆中成片成片的麦田早已踪迹难寻。

家乡人的生活条件改善仍是大势所趋，但在那座山前无需立起一片高楼。山与周围的田野自古相得益彰，但曾经的西山与柳树林，已永远地消失在记忆中，惟愿这座山，与这方田，仍以记忆中的风貌，成为后来人的乡愁。

留住农村里的乡愁
愿这座山前总是田野

本报记者 刘少华